

房山良乡县城老药铺

张广文

新中国成立以前至房良两县解放初期，两县的医疗卫生条件非常落后，老百姓看病吃药主要靠中医中药。当时，两县城内共有中药铺十多家，中医十余人。1955年依据国家有关政策，禁止私医开业。1956年，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，个体医生组织起来，成立联合诊所，老药铺公私合营，结束了千年的传统经营模式。为了反映这一时期中医药历史情况，现将所见所闻辑录一斑，以为存史。

一、药铺杂谈

药铺属于城镇坐商一类，只是其经营药材，又与中医药有着密不可分的依存关系，形成了与其他店铺不同的特色。老药铺都是私家买卖，投资有限，经营业务量有限，因而规模都不大。一般都是一两间门脸房，而进深较大，一直通到后院。前面称为柜上，后院是库房、加工间和生活起居的地方。临街房门口上方悬挂题名字号（即店名）的牌匾，有的是××堂，有的是××药局，有的直接写字号名称。沿街明柱上一般还有一幅楹联，写悬壶济世、地道药材等内容。虽然都是药铺，经营也有不同，有的只卖药材，兼营批发零售；有的药铺里有坐堂先生。于是，有坐堂先生的药铺就挂起标志，即在门外廊下，两边各挂一幅酷似膏药形状的幌子。膏药用大约一尺见方的木板或黄铜板做成，底色为白色或黄色，中间涂成黑色圆圈，整板像一贴打开的膏药，一分两半的像一贴折叠的膏药，最下面一个以红布为穗，在门前随风飘摆，人们在街上很远就能看见。

药铺进门迎面是一个木制黑漆柜台，也叫拦柜，以示内外有别，用于摆方子抓药。靠近拦柜里面，埋着一个与拦柜齐高的木柱，上面放一个铜罐或铁罐，俗称药罐子，配一个半尺来长一寸粗细的铜杵或铁杵，用于砸一些需要粉碎的药材，如硫磺石膏之类。再往里靠墙是一排装药材的抽屉，俗称药匣子，抽屉前面写着药材名称。药工拉开抽屉用手抓药放入秤盘（又叫戥子）称好分量再回柜台分包，所以也叫抓药的，或叫拉药匣子的。拦柜里面还有账房先生收钱的桌子和掌柜的座椅。有坐堂先生的药铺还要在拦柜外侧或后院设一个八仙桌两把椅子，用于给病人诊脉开方子。有的掌柜兼账房先生，也有抓药的兼账房先生，学徒则是沏茶倒水学抓药，擦桌扫地端尿壶，谁都可以支使，什么活都得干。因为旧社会有一句话是“教会徒弟饿死师傅”，学艺反而要偷着学，反正是

学徒三年，学成学不成，那就“师傅领进门，学艺在个人”了。开药店投资人叫东家，把经营事务交给掌柜的（相当于现在的经理），只管到时候收钱，一般不到店里去。

抓药有药方，俗称“照方抓药”。据考证，中医起初是没有药方的，而且灸法在先针法在其后。直到春秋战国时期才有药方，《五十二病方》（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）载医方 280 个。而形成比较完整的方药体系，则是在汉代医圣张仲景的医学巨著《伤寒杂病论》以后。

有的药铺，为了病家的安全和自家的声誉，抓药规矩很严。抓药时有两个不许：不许抽烟、不许说话，避免分神抓错药。抓的每味药都是先放在一张印有药名、药性、产地的纸上摆好，或在一张小纸上摆好，再放一张印有药名、药性、产地的标签纸条，等掌柜的或管事的一一看方核对无误后，盖上药铺的印记，才可以包成一大包捆扎。有的药铺对抓药人会更加严厉，抓完药，管事的拿着方子，立即让抓药的把药方背出来，这看似严酷，其实是促使药铺的人干活认真，避免出错。

药铺掌柜对铺子里的伙计并不放心。药铺设有细料柜装贵重药，平时上锁，只有掌柜有钥匙，需要的时候打开柜子亲自称重量（有时用一个比柜上常用的分量更精准的小戥子），然后锁起来。药包好了就收钱，价钱没商量，这里和其他店铺不一样，谁都知道：药铺不还价。抓药时也有的给病家一些有益的提醒，一个是熬完药必须把药渣倒在窗台上放三天，以备吃药出问题好查对，不怕打官司。再就是熬药必须亲人熬，以免有人趁机放毒害死人。当然也有些提醒让人寻味，比如：婆婆的药让儿子熬不让儿媳熬，媳妇的药让丈夫熬不让婆婆熬……，可能是怕出冤案吧。

二、药铺与先生

说到根本，药铺是为病人服务的，中间离不了开药方的人。旧时中医不叫医生，也不叫大夫，而称呼先生，和教书的一样称呼。这既是一种尊称，也体现了医儒不分的历史渊源，主方先生无不先读过四书五经，然后才读医书。先生在药铺看病即为某药铺主方也叫坐堂先生。说起这个称谓据说原自医圣张仲景。相传张仲景任长沙太守时，伤寒病流行，病死者很多，其宗族 300 余人，十年中因伤寒病死亡的就有 100 多人。于是他在理政审案之余，钻研《内经》、《难经》等古代医书，勤求古训，博采众方，著《伤寒杂病论》。有时在其官衙大堂之上诊治病人，始称坐堂。沿习下来，先生在药铺看病，也称为坐堂先生。

坐堂先生有时也出诊，病家叫“请先生”。先生不能走着去，有钱人雇马拉轿车，差一点的雇骡马，顶不济的也要拉一头毛驴，在驴背上搭一条被褥，把先生接到家。先生出诊只是看病，回药铺再开方抓药，病家是把先生送回药铺再拿药。旧时中医成才虽有不同途径，有的家庭传承，有的师徒传承，还有的半路改行或自学成材，但都研读医书，都要理论结合实际，因此殊途同归。否则，

学徒结束，也是一生拉药匣子，或成庸医，甚至还有学了一点皮毛冒充名医之徒招摇撞骗的。

房山县良乡县解放前后的两位名医一方（徽武）一袁（载民），恰是走了两条不同的成才之路。当时医界有一笑谈，说方圆（袁）不相交，大概也包含这层意思。

方徽武（1883-1972），房山县城东瓜地人，家兄是当地名医，虽家父不允徽武从医，但从私塾开始，徽武即接触医书，从事农耕之余也不曾释手，加上耳濡目染，自然学成，一矣出手，则一鸣惊人，终于走上悬壶济世之道。1956年方先生入主当时房山县医院中医科，1957年为光大中医事业才开始正式收徒，1959年、1963年又两次收徒讲课授业。三批收徒共13人。第一批：石玉波、高景永、张化雨、袁明鉴、张淑齐；第二批：贺家生、侯淑云、潘玉珍、石玉兰、杨淑珍；第三批：袁涛、袁凤云、胡文华。其中石玉波、张化雨、袁明鉴、贺家生、袁涛、袁凤云等人都成为房山区中医专家。

袁载民（1890-1974）良乡县城西大紫草坞村人。因家道贫寒仅读私塾两年，从13岁起即进窦店“复巨恒”药铺当学徒。打杂之余勤学苦读，偷艺看书，经历十五个春秋渐得医道，28岁终成正果坐堂行医。袁先生集深厚的医药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为一身，并不断创新发展，上世纪30年代成就一方名医，尤以妇科见长。但他谨遵学无止境的古训，一生勤奋读书，几乎遍及各部医学典籍，博采众长，并以其高尚医德，为良乡医院培养中医骨干，成为医界楷模。在老先生言传身教之下，家中竟有两代人走上房山中医院领导岗位。其子袁景荣十三岁跟随父亲学医并得其真传，曾任房山中医院副院长，名誉院长，房山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；孙子袁涛曾任中医院院长，房山区卫生局副局长；孙女袁凤云（袁月）曾任中医院副院长，北京联合大学中医药学院办公室主任。一家三代为房山中医药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。

三、袁景荣回忆良乡药铺趣事

趣事之一：张先生不再看妇科

旧时中医都是全科医生，内、外、妇、儿科都能看，但从医时间长了，就会在某一方面有所擅长。济安堂张先生，因儿科擅长，被誉为“小儿张”，而且很有特色。每逢集市，病儿多时，让孩子们在一条板凳上坐好，每次五个，不许动地方，诊病开方时不问姓名，只是叫：第一个、第二个、第三个……。有一次，看一个妇科病人，后来死了，病家告到官府，说是枳壳那味药用过量了。经过查证，方子只开了二钱，属正常用量。虽然官司没输，张先生却不再看妇科，凡有妇科病人前来就诊，就说看妇科去找袁载民。

趣事之二：首饰铺学徒跳槽学医

福祥药局有位坐堂的陈先生，医术不错，来看病的人对他必躬必敬，出诊时车马接送，显得风光高贵。这些被街对面首饰铺一个徒弟看在眼里，从心眼

里羡慕，总觉着当先生比自己跑街串巷摇着波浪鼓卖首饰强多了，于是背地里找陈先生，要给他当徒弟学医。陈先生说不能挖人家墙角，没有答应。这个学徒不死心，三番五次的央求。陈先生烦了，随口说道：“跟我学医可以，先读《伤寒论》，以后再说。”谁知这徒弟当了真，又有私塾底子，暗地里下了三年工夫，把《伤寒论》背得滚瓜烂熟以后再去找陈先生。陈先生一考，他能对答如流，这一下不好再推托了。只好亲自去拜访首饰铺掌柜，说明情况，把这个伙计收为徒弟，改行学医。这就是后来开宏仁堂药铺的高先生。

趣事之三：中西医合璧救崔秀

崔秀，良乡城南江村人，原为复巨恒记账兼抓药，后入人和永当伙计。“七七事变”后复店复巨恒关张，为了生活，四名伙计找到袁载民，在良乡南街找了几间房重新开业，说是开业，并不挂牌，只是靠袁先生的名声开方抓药维持生计。一日，崔秀忽发急症，上吐下泻不止，等袁先生出诊回来一看，手脚冰凉，四肢厥逆，都没脉了。袁先生赶紧去求街对面瓷器铺的赵掌柜，因为知道他学过西医，还有德国针剂，就请他给打一针能够打进去就发热的“返阳”药。赵掌柜推托不过，只好拿出药，给崔秀打了一针。袁先生刚想看看药的名称，赵掌柜把药瓶扔地下一脚踩碎了，还告诉打针后不要给病人喝水。等赵掌柜走后，袁先生仔细一看，针药是抗破伤风血清。打完针，袁先生立刻开了一副药熬了赶紧给崔秀灌下去。不久就恢复了脉象。第二天，袁先生专门去谢赵掌柜，赵掌柜笑谈：“今后再有这样的病人可别找我了，我就有这么一针。”

袁景荣当时在复巨恒当学徒，一直在崔秀前后侍候，事后才知道得的是霍乱，是一种死亡率极高的烈性传染病，岂止是九死一生，恐怕万死也不止，当时没受传染，后来想起来还后怕。也是崔秀命大，一针德国药，一副袁载民的回阳药，把他从鬼门关上救了回来。经过三个多月的调养，才恢复过来。由于是特殊的经历，袁景荣牢牢记住了父亲当时开的药方，名叫“急救回阳汤”，出自晚清末科秀才王清任的《医林改错》。这个方子一般人是不敢用的，每味药量都开到八钱，是最大量，所以说真见到这种病也要有熊的胆量才行。汤头歌是：急救回阳（人）参附（子）（干）姜，温中（白）术（甘）草桃（仁）红（花）方，见真熊胆能夺命，虽有桃（仁）红（花）气不伤。

四、房良老药铺一览

房良城内的老药铺因年代较久，业内人士健在不多，已查找困难，现仅将解放前后这一时期药铺情况追忆如下。

房山药铺：

南永合祥 位于南门外路西，今管道局北侧。主方先生方徽武，史怀璧（南尚乐人）。

广和兴 位于南街路西，原史家胡同以北，今奉先居饭店附近，曾有马玉林先生主方。后为国药店，今永生堂前身。

大生堂 位于南街路东，学房胡同口南侧，院大房多，曾有李同轩、吕耀宗、高桂荣、纪宪文坐堂行医，后改为联合诊所、城关镇卫生院，现中医院前身。

北永合祥 位于南街路西靠近十字街，今人民商场南侧。郭先生主方。

恒隆泰 位于北街路东，仓房胡同口南侧，解放前停业。

裕升泰 俗称小药铺，位于北街路东，北大寺胡同口南侧，张先生主方。

良乡药铺：

福元药局 位于南大街路西，罗府街北侧，三间门面，掌柜姓金，是安国县人。

福祥药局 位于南大街路西，福元以北，掌柜姓谢，陈先生曾在此主方。

人和永 位于南街路西，今功德福饭店附近，袁载民先生曾在此主方。

济安堂 位于东街路南，今良乡一小西侧，是张家弟兄的店铺，以儿科见长，人称“小儿张”。

宏仁堂 位于北街靠近北门路西，掌柜兼主方先生高春朴。

还有恒裕泰，广济生药铺，因时间短，已地址不详。另外，两个特殊的情况，一个是在良乡恢复开业的窦店复巨恒药店，在南街路西，福祥药局北侧，因为没有掌柜，也不挂字号，靠袁载民声誉营业，时间不长。另一个是在路家胡同四号院内，是袁家开的诊所，袁载民开方，袁景荣记账，抓药，也是不挂牌，但在包药纸上印一个“民生堂”的印记。一直开到公私合营。

张广文：原区规划局高级工程师